文海披沙

文海披沙序

古之名人期乎不朽隨時記述使有裁成是故片言堪採掌理亟披異語可聞鉛槧必摘窮年亘歲抉要鉤玄等彼紺珠方之竹簡可謂不屋七尺無假百城

着矣余友謝君在杭天才卓朗
結撰瓌奇陳思七步未足云多
惠子五車方斯未富功勤染翰
業擅殺青復著一書名曰文海
披沙要抒獨得蕪擿前言無處
不佳時時見寶譬之柟檀以屑

即是名香絳雪充囊並稱上藥不盍玉露之未及嘗而丹鉛之不遑掇者也夫用之而當則苶菖以生言之而然則礮疾以起故曰譚言微中可以解紛奚必盡作濂洛先生語迺始行遠哉昔

仲任論衡中郎藉為秘玩子雲玄草桓生歎其絕倫在杭此書庋越二子余故序而傳之用貽同好必無獸知時為絕倒之資庶免素餐之媿云爾

萬曆已酉歲暮春友弟福唐陳

五昌伯全題

刻文海披沙序

晉安在杭謝公執詞壇牛耳久矣曩司李霅州不佞得閒窺崖略比從簿七閩則縱目諸著述抑何

者我也已酉季夏予以
視爲且戒輛矣而謝不視
一編曰文海披沙古云披
沙簡金往往見寶夫沙何
以寶也木玄虛嘗賦海矣

渾〻茫〻名百谷王涯〻為
水積〻為沙圓可聚可
散可深可摶臻璟金
層疊〻而是旃檀之果廣
至大千八千至以〻恒河〻

沙其究也一眇一塵無非法
事不翅芥子可納須彌
非之車而牛所可勝也方今
竹簡削藤掇壁間之册
書觀三天之高字不得

乎解經絕希亮昂君曰
書叢鄴之架蓋之樓何
所嘗手秋名迺謝公生夢
華之御酉陽玄要之書
無所不窺以雖朱之時

臣靈之掌夢者函其精疑者闡其扁鄙者扶其隨形者標其神窮搜旁引緣古證今凡古人所已發前人所已道盡置不收別

存天壤間一種磁情瑰奇
不可磨滅之論磨而瀰海
浩淼約而派沙纖細不足
方之劉安藥銚運以李刀
河沙非冊何冊非沙海上

人從鐵網得水底珊瑚波斯實毋乃丹上新衣焉斯詎非淀沙所產哉彼貫保之吠沙之南鄰隱人之吠沙之與又之枝沙皆

探雪秘南面百城書在

久矣余因梓之以廣其傳

云

吳興竹和甫沈徵協書

於舊湖傳舍時

萬曆乙酉天中節前一

日書

文海披沙目錄

卷之一

卷之二

卷之三

卷之四

卷之五

物異　郗氏
嚴武　問腹
副急淚　藝有至極
奴隷中可人　又
楊用修　又
禁酒　勞逸
巫讖不足信　體物之妙
崖公蜆斗　妖惑
風水　天開眼

卷之七

左手書　杜撰
食人　生易
申胥伍胥　晉乘檮杌
先給　陶穀何郯韓璜
婦人拜跪　誥敕
一至十字　一日是兩日
西游記　旣入其笠
富貴不樂　兄弟詩
奢僭之報　婢隸有見解

賢士有助

龍虎

洗浴

曆日

妬婦

人不易知

抵鵲代薪

晚節不終

得名之難

義

鏡

天於人厚

古人之食

影異

篡賊之女

物封官

種動物

物類有親

文海披沙目錄終

文海披沙卷之一

晉安謝肇淛著

秦淮海語

秦淮海云予少時讀書一見輒能誦暗疏之亦不甚失然負此自放喜從滑稽飲酒者游旬期之間把卷無幾日故雖有彊記之力而常廢於不勤此數年來頗發憤自懲艾悔前所爲而聰明衰耗殆不如曩時十一二每閱一事必尋繹數過掩卷茫然輒復不省故雖有勤苦之勞而

常釀於善忘嗟乎敗慧業者此二物也

人幸不幸

造物之所最忌者名也巖穴之士槁死衡門人不及知史不及載身名湮滅與草木同腐者衆矣唯美姝名妓一附筆端千古不朽如西施王嬙文君綠珠真娘蘇小鶯鶯燕燕之類不可勝紀非獨士人喜談樂道即村氓閨女無不知有若人者至於亡國孤臣流離節婦若孔子之所挍軫伍員之所輟餐田橫兩客魯國二生失其

名者往往而是人之幸不幸如此

武人能詩

古人武夫健卒皆能詩能文而不以學問顯項籍學書不成一生軍旅至垓下悲歌幾與易水爭衡樊噲鴻門宴上排闥禁中匆匆數語畫若夙構馬援知伏波將軍及城皋令印文有誤張飛刁斗銘文法書法俱稱合作符堅老抵而有商風隕秋籜之句高敖曹目不知書而爲勑勒歌聲氣悲壯曹景宗競病兩語休文心服曹翰

以蟠花舊戰袍語得得轉官此等學問皆從何處得來豈非釋氏所謂夙根者耶

文人妬忌

沈約聞人一善如萬箭攢心衛夫人見王右軍筆法而流涕曰此子必蔽吾名鍾繇見蔡中郎筆法拊心嘔血李白見崔顥詩有恨不搥碎黃鶴樓之語唐柳信言聞蕭攸死屈一脚而跳連呼曰獨步來獨步來至於馬融忌康成之能而欲追殺之甚矣

論衡相背

論衡一書掊擊世儒怪誕之說不遺餘力雖詞蕪而俚亦稱卓然自信矣至驗符一篇歷言瑞應奇異黃金先爲酒尊後爲盟盤動行入淵黃龍身大於馬舉頭顧望鳳皇芝草皆以爲實前後之言自相悖舛此豈足爲帳中祕哉

漢時四諱

漢時有四大諱一曰諱西益宅西益宅謂之不祥令之任宅忌虎臂昂頭是其遺意也二曰諱

被刑爲徒不上丘墓此諱令人無之但欲使人
子孫體受全歸不令虧損其意善矣而非所論
於無辜受刑者也三曰諱婦人乳子以爲不吉
將舉吉事入山林遠行度川澤者皆不與之交
通乳子之家亦忌惡之丘墓廬道踰月乃入今
但賽祀及道流上章漁人下海則忌之餘不爾
也四曰諱舉正月五月子以爲殺父與母令不
諱也唐時三五九月不行刑曰三長月社日停
針灸今亦無之今人諱最多而其大者則正五

九不上宮初五十四二十三日不出行月建月破日不舉事動作忌太歲所在然達者往往不忌亦無他患近有一二縉紳拘忌之極每日出行宴會亦必擇方向吉利而禍敗更自不少膏肓之疾終不可醫

鬼憎學問

倉頡作書而鬼夜哭揚子雲作太玄有人語之曰無爲自苦玄故難傳忽然不見王遠知作易總雷電中一老人取去是鬼常憎人學問也李

廣勤學傳物夢一人出于其身語之曰身是心之神君過相役使是以相辭倉頡等之鬼殆類是耶彼教長卿作大人賦燃藜天祿閣上及贈王肅墨逼退之吞篆文者定奇鬼也

文士苦心

司馬長卿作賦意思蕭散不復與外事相關揚雄有夢腸之談曹植有胃反之論任末削荊爲筆葅樹汁爲墨夜依林木望月映星太冲門庭則溷皆置筆硏周太朴作詩爲思不續墜落坑

塹不覺未嘗吞紙實腹抱六而所孫敬折柳寫經睡則懸頭於梁鄭灼患熱以瓜鎮心便起誦讀崔融爲文下直馬過其門而不覺王摩詰至走入醋甕令人以鹵莽裂滅之學粗心浮氣剽竊掇拾而妄意時名謂可襲取噫難矣

焚書坑儒有本

秦之禍天下至焚書坑儒烈矣而不知實本於商鞅變法之初鞅之言曰無以爵任與官則民不貴學問不貴學問則愚愚則無外交勉農而

不偷又曰農戰之民千人而有詩書知慧者一人焉千人者皆怠於農戰矣今上論材能知慧而任之則知慧之人希主好惡使官制物以適主心民務焉得無多而地焉得無荒又曰雖有詩書鄉一束家一員無益於治也夫重農抑商可耳乃并民學問而禁之豈欲愚其耳目而後驅之戰耶故又曰民愚則智可以王𡙇之大旨若此是以始皇李斯襲而用之豈知有不讀書之劉項耶

異域君臣

晉李暠據涼州好尚文典書史有脫落者躬自補葺從事欲代之暠曰所以躬自執者欲人重此典籍耳其臣燉煌劉昞尤手不釋卷暠謂之曰卿注記篇籍白日宜然夜可休息昞曰朝聞道夕死可矣孔子聖人猶不知老之將至昞何人斯敢不如此以異域之君臣值兵戈擾攘之際而好尚如此亦足嘉矣固知雞林之購元白高麗之乞歐書不足爲異也

賈誼

賈誼出傅長沙人皆以絳灌爲之也風俗通義載劉向對成帝言是時賈誼與鄧通俱侍中同位誼惡通爲人數廷譏之由是踈遠遷爲長沙太傅旣之官内不自得及渡湘水投吊書曰闒茸尊顯佞諛得志以哀屈原離讒邪之咎亦自傷爲鄧通所愬也乃絳灌諸公獨蒙譖賢之名何歟宋景文云賈生智周鬼神不能救鄧通之譖蓋指此而王浚儀困學紀聞以爲考漢史無

鄧通事豈偶未之見耶

劉媪

史記漢高帝母曰劉媪媪者老嫗之稱也注云

烏老反不過切其音耳近來村學究作小說謂

身爲天子而母不免有烏老之稱至夢中與高

祖爭辯亦大憒憒

湖目

酉陽雜俎魏元翻泛蓮子湖庖人作血羹不就

令取洛水爲之遂成清河王問之曰可思湖目

既散淸河終不曉湖目之義以問房叔道曰湖名蓮子藕能敗血故爾湖目猶言湖名也楊用修秇林伐山直以湖目爲蓮子豈上下文意未之深考耶

水在天外

抱朴子曰天在地外水在天外浮天而載地者水也此語恐誤當曰水在地外天在水外貯水而浮地者天也天一生水豈水之功用能過於天哉

秦繆

古謚法穆與繆通用秦繆魯繆隱壯繆是也王充論衡謂繆者誤亂之名應劭謂秦穆所爲不善故謚曰繆皮日休秦穆公論皆以繆爲繆戾之繆非也

項橐

項橐年十二而爲孔子師聖人傳學無常師郎學琴問禮問官皆師也符子記項託詆訿孔子之言文飾之詞也故皮襲美直以爲無項託[illegible]

將無同

晉阮宣子論三教同異曰將無同將無猶言得無也意欲明其同而又嫌於徑言故爲婉詞耳趙德麟侯鯖錄載坡公訓將爲初竊恐未安郎仁寳以將無同爲不同尤失語意謝太傅航海風急太傅曰如此將無歸舟人郎承響回棹是也

姓名杜撰

古人姓名有正史所不載而旁家小說杜撰爲

之者後之人習而不察傳以爲真如蒼頡姓侯
剛氏神農母名女登帝摯字青陽許由字仲武
鬼谷子姓王名詡彭祖姓錢名鏗孤竹君姓墨
名台伯夷名允字公信叔齊名智字公達易牙
名巫接輿姓陸名通伯樂姓孫名陽莊周字子
休杜康字仲寧漢高祖太公名煓字執嘉兄仲
名喜項伯名纏四皓東園公園秉字宣明夏黃
公崔廓字少通綺里季朱暉字文季用里先生
周述字元道蜀楊王孫名貴壺關三老姓令狐

名茂甚矣人之好異也至河伯姓呂名公子夫人姓馮名夷船神名馮耳火神姓宋名無忌月中人姓吳名剛東王公名倪字君明西王母姓楊名回灶神姓張名单字子郭夫人字卿忌有女六人皆名察五岳四海之君及夫人皆有姓名則神亦僞爲之姓名矣至於連山三墳則并其書而僞之矣孔子所爲嘆史之闕文也有以夫

崖蜜

蘇長公橄欖詩待得餘甘回齒頰已輸崖蜜十分甜崖蜜者蜂於石崖上作蜜晉陸士衡詩崖蜜珠滿篕杜少陵詩崖蜜松花熟是也冷齋夜話以崖蜜爲櫻桃不知何據野客叢書亦宗其說戴仲培鼠璞又引南海志有崖蜜子小而黃殼薄味甘豈以昔人有棗子甜多時之說故必求菓類以實之耶況蘇公性嗜蜜此尤一證

書不可妄改

古人書中語有本自平易而後人以意妄改者

春秋星隕如雨此常言耳而釋者改如爲而有何意義蘇秦寧爲雞口毋爲牛後此自諺語易曉且韻亦叶而必改爲雞尸牛從何其艱且晦也落霞孤鶩自是綺語而釋者以落霞爲飛蛾今日不雨明日不雨必有蚌脯韻語也而必改雨爲雨殊費解釋借書一嗤還書一嗤此杜元凱戒子書勿借人而引諺後人轉改爲癡又改爲瓻爲鴟愈改而義愈遠醉如泥此口頭語也而必解泥爲無骨蟲無恙者無憂患也而解恙

爲獸名則齊后問歲無恙豈獸能食歲耶風馬牛言風與馬牛遲速不相及耳而解爲牝牡相交天子呼來不上船本謂登舟也而釋船爲衣領小兒識字強作解事語不知適見笑於大方也

雞骨支牀

王戎雞骨支牀注者不解所以後人讀者釋有二義一云飲酒食肉所棄雞骨至可支牀一云瘦骨若雞僅堪支持牀上二說覺後者爲長

有指不至

莊子曰有指不至有目不見世說客有問樂令此語者樂不復解但以麈柄閣几上云云柄至几上可謂至矣而復可提而去之則未爲至也蓋有指則有形有形則可以至亦可以去惟無形之至莫能去之方爲至耳今世說本作樂令旨不至者遂令人讀之茫不可解

融結

宋孝宗問王過曰李融何以字若川過對曰天

地之氣融而爲川結而爲山李融之字若川猶元結之字次山也上大悅世但謂過此對出於一時捷給之語不知元結實有弟名融字季川過之言自有所本也

曹娥碑

世說載魏武過曹娥碑下讀黃絹幼婦題技曹娥碑在會稽中曹操未嘗南行至此何由得見卽劉孝標注亦疑此余按三國志演義中載操征漢中時過蔡琰庄見有碑刻云云此雖小說

於理爲近足破千古之疑又按典畧以爲陳蔡丘碑當亦以前事矛盾故更之耳不知黄絹語出李北海曹娥碑當時下筆必有考據

版築

書曰說築傅巖之野孟子曰傅說舉於版築之閒聖賢未遇自無常處舜不厭耕稼陶漁傅又何以版築爲諱宋人乃必釋築爲居過矣

宋人釋書

古人文字使事亦有不經意語或隨俗語本無

深味者至宋人觧釋旁搜遠引紛拏蜂起然竟無一定之說如釋甘泉賦玉樹青葱史記左右袒漢書罘罳杜詩綠沉槍烏鬼等語皆千餘言令人厭懣何益於事

宋褘

宋褘是石崇妓綠珠弟子一云婇子有國色善吹笛晉明帝幸之疾篤以賜吏部尚書阮遥集者世說稱爲王敦妾後又屬謝尚不知一人耶二人耶劉注宋褘未詳則又失於深考矣按謝

尚又有妾阿紀善吹笛尚死守志爲北中郎都曇以計得之則阿紀之笛當是宋禕所教也

狼

禽獸中爲人口實者多矣然皆美惡相半卽狗彘亦然惟狼最多而皆非美稱言殘忍曰豺狼曰虎狼聲不美曰狼聲毒曰狼毒狠曰狼狠有反相曰狼顧無義曰中山狼恣食曰狼飡無厭曰狼貪掣肘曰狼跋奔走曰狼竄不檢曰狼籍又曰狼戾失次曰狼狽疾曰狼疾邊警曰狼烟

佻闔曰狠子野心賊星曰天狠立墓碣曰狠鬼
察賊蝨曰狠筋

蔡邕

楊子雲劇秦美新法言曰自周公以來未若漢
公之懿也至今文士皆爲口實余讀蔡中郎集
有袁太尉董公爲相國一表詞甚詳切謂卓生
膺期運氣稟山岳黜廢頑凶爰立聖哲而辭疾
讓位弗羣生仰望之心宜益隆委任責以相業
之成此等議論與子雲無異使邕不爲此表亦

卓之怒不過死死卓與死允等耳懼勢畏死乃卒不免身名俱殞悲夫

避諱

古人避諱最嚴臨文稱呼多所更改相沿至今習以爲常然有必當改正者秦始皇諱政今猶謂正月爲征月吳王女諱二十今猶以二十爲念漢文帝諱恒今猶以恒山爲常山安帝諱慶今猶以慶湖爲鏡湖晉簡文后諱春今猶以富春爲富陽唐世祖諱虎今猶以虎林爲武林王

館諱會今諭以會稽為鄮稽世代已更而諱名
不復甚無謂也又其甚者以漢武諱而令蒯徹
名通以漢明帝諱而令君平子陵皆失故姓郡
名灘名俱從嚴以司馬昭諱而令王嬙易名明
妃以石敬塘諱而令唐穀為陶穀以宋孝宗諱
而令慎德秀為真德秀此又害理之尤者朱子
避宋諱經書注慎字皆改從謹讀者熟而不察
以慎音謹者多矣　國家偏名嫌名俱不諱而
反從先朝之諱可乎惜無一人昌言奏行改正

始爲一快耳

鬚奴詞

黄香鬚奴詞云離離若緑坡之竹鬱鬱若春田之苗

平陽公主

讀漢平陽公主嫁衛青事不覺太息公主貴矣即擇尊賢者尚之則丞相御史大夫皆可何必大將軍王既嫌衛舊爲我家馬前奴矣即擇廷臣尊貴稍亞大將軍者亦何不可而必嫁青青

亦不以爲嫌娶之而不辭也漢俗之薄惡甚矣然武帝家法以欒大方士猶得尚公主其胥靑又安足怪

殿試角力

宋文帝與羊玄保賭玄保勝遂得宣城太守陳敬瑄與師立牛勛羅元杲以打毬爭三川敬瑄獲頭籌遂授節鉞識者笑之然偏安亂朝固不足怪宋藝祖開寶四年廷試例以先納卷爲魁時王嗣宗與陳識同納卷子上命二人角力以

爭之關宗得勝遂為第一而識居第二㓕業之王亦為此兒戲舉動耶涑水紀聞云嗣宗與趙昌言手搏角力恐誤昌言係太平興國四年胡旦榜第二人也

箇卉

風俗通載豫章徐孺子為太尉黃瓊所辟初不答命瓊薨既葬負箇卉涉齎一盤醊哭於墳前無有謁剌事訖便去

平原君

平原於四豪中稱劣一詘於信陵再屈於春申然其譽不少損者何也善乎其對秦王之言曰富而爲交者爲貧也貴而爲交者爲賤也夫魏齊者勝之友也在固不出也今又不在臣所凜凜數語千載之下尚能動人况在當特唐人詩曰未知肝膽向誰是令人却憶平原君

龔遂趙充國

龔遂入朝王生戒之曰天子即召見問何以治渤海宜曰皆聖王之德非小臣之力也遂旣召

見如王生語對上曰嗟乎安得長者之言而稱之趙充國平羌自金城還入朝或教充國如王生指充國曰吾老矣豈嫌伐一時之功以欺明主卒以其意對上亦是之兩人意見不同如此龔近於諛趙近於伐然龔治行也不妨歸美於上趙軍務也利害機宜豈可避嫌而不言故余謂兩人皆長者也

古人名姓

古人複名複姓似必不可改然古碑云司馬慕

蘭相庾信詩有無復中包王摩詰詩人凝列禦至杜詩劉宰出外甥則名可删也杜詩云日下孫弘閣葛亮貴和書有篇則姓可削也山谷詩粲羊終娓巴西則名可顛倒也古人文字政不拘拘然終爲白璧之微瑕

鵜梧丁

宋太學生張行簡醉卧西湖爲女恠所迷要與入城婦曰可尋鵜梧丁二枚貼於錢唐門則吾得入矣張曰何物曰杖瘡膏藥也如其言遂偕

入城事見王照新志此名甚新爲拈出之

二千石

二千石石字卽古鈞石之石五權之名北人多讀作旦音非也漢明帝起居注上令虎賁王吉射烏吉祝曰烏鳴啞啞入聲引弓射之中左腋陛下壽萬年臣爲二千石又皇甫規傳時人語曰徒見二千石不如一逢掖則石音如字久矣桓玄謂劉毅家無擔石沈存中筆談謂一斛爲一石則石非擔又明矣

物有獨異

天下溫泉皆作硫黃氣獨黃山溫泉無氣天下瀑布皆有聲獨鴈蕩瀑布無聲天下海棠皆無香獨昌州海棠有香天下鱸魚皆兩鰓獨松陵鱸魚四鰓

大樹將軍枯松太保

後漢光武諸將會聚多相爭論功獨馮異避大樹下軍中謂之大樹將軍唐王建平東川諸將莫不爭功獨王宗裕立枯松下未嘗自言時人

謂之枯松太保二者可謂的對

朱浚

朱浚晦翁曾孫也諂事賈似道每進劄子必曰某萬拜時人謂之朱萬拜然其後元兵入建寧執浚欲降之曰豈有朱晦翁孫而失節者遂自經均一朱浚也何其諂附權貴於前而能抗節死難於後若兩截人耶今人但知朱萬拜而不知其死節足以自贖也

鳳事二二巽

偶徵鳳事耳目所睹記者多矣其中有一二事最
異今錄於此以資談柄金太和四年六月磁州
武安縣南鼓山北石聖臺有鳳從東南來衆鳥
圍之大者在內小者在外以萬萬計村民懼爲
官司所擾驅牛數十頭擊柝以從欲逐去之未
至二里即有鷙鳥振翮逆擊翼長丈餘擊水牛
皆死肉盡見骨於是報官鳳高丈餘尾如鯉而
色殷九子差小翼其旁鳳爲日照則有二大鳥
更迭盤旋庇蔭之日入乃下凡三日乃從西北

摩空而去縣中三日無鳥雀鳳去後人視其處有食殘鯉魚數頭皆重五六十斤臺傍溝澮鳥糞皆滿小禽折翅死者甚衆村民掘臺下三尺許得金劍不可取折其半煆之化爲金蟬飛去此一異也華陰有鳳居山一名龍骨云唐開元中有鳳逐二龍至此龍墮地化淸泉二道鳳憤而死其一龍被鳳爪傷流血泉色遂赤鳳死時山之僧以石函瘞其骨於山巔壘磚爲塔覆之因以名山景泰癸酉鄉民因築城盡取塔磚石

函始露上有刻字景祐四年重修啓函鳳脛骨長二尺圍可六寸股骨長一尺五寸圍如脛骨其潔如玉故老云鳳喜食龍腦故龍畏之此亦一異也

古人服善

古人真自服善非直成人之美抑亦全己之名如文考靈光賦成中郎輟筆平叔一見輔嗣改注爲論夏侯太初見三國志遽壞已作孟浩然微雲疎雨兩語遂令一坐罷唱楊汝士蘭亭金

右兩語元白不敢復加元李氏有古紙長二丈許相傳四世請趙子昂書子昂歎其精絕不敢落筆但題其尾如此氣味今人所無

又

戴良少所推服每見汝南黃憲悵然若有所失謝子微高才遠識見許劭十歲時便自推服田巳見魯仲連終身不談崔羣與韓愈往還二十年不道文章劉整有儁才見蔡子尼在坐終日不安

爲善爲惡

范滂臨刑謂其子曰吾勸汝爲惡則惡不可爲勸汝爲善則我不爲惡宋詹事劉湛以義康黨被收謂弟素曰相勸爲惡惡不可爲相勸爲善政見今日此兩人語正同又趙姬女臨嫁出門勑之曰愼勿爲善女曰當爲惡耶曰善且勿爲况惡乎此語甚悲又別前語悲涼後語玄著

睴目陰諧

睴目知晏陰諧知雨睴目鴆也其雌者爲陰諧

吳異

吳之將亡犬齧障而入淵蟲銜蒩而適奧燕雀剖而蚖虵生食蘊蒩而蛭日浴清水而還蛩

五弦

今人知有桑弦而不知五方之弦東方之弦以梧其牲以雞南方之弦以椰其牲以狗中央之弦以桑其牲以牛西方之弦以棘其牲以羊北方之弦以棗其牲以蟲 見新書

文海披沙卷之一終